



# 去山谷里看“人类摇篮”

□ 郑彤彤



上图为当地小学  
生团体参观斯泰克方  
丹岩洞



右图为“人类摇  
篮”考古遗址公园。

蔡淳摄

“摇篮”是人们学会走路之前停留最多的地方。人类的“摇篮”在哪里？当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完全进化的时候，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地方？非洲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因为保留了人类起源的化石遗存，被称为“人类摇篮”。

“人类摇篮”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西北部50公里处一片幽静的山谷里。“人类摇篮”是系列考古遗址的总称，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是斯泰克方丹岩洞和毗邻而建的玛罗彭展览馆。斯泰克方丹岩洞是南非最古老的考古发掘现场，玛罗彭展览馆则是“人类摇篮”遗址的史料中心和展示中心。在当地塞茨瓦纳语中，“玛罗彭”意为“返回起源地”，这个寓意显然是欢迎人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启“寻根之旅”。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类起源“走出非洲”说还不被所有古人类学家认定，但非洲人，特别是南非人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尽管距离非洲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仅半小时车程，

这里的天地却是芳草青青、空旷静谧。保存完好的原生样貌无疑是为满足考古发掘工作需要而留存的，但这也让访客禁不住联想到“老祖宗”们生活的年代。在荒原旷野中，果腹取暖都很成问题，人类的祖先又怎么可能想象到今天这样极为便利的物质条件呢！人类文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取得的发展成就，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在“人类摇篮”发现的人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1924年的一个星期天，南非金山大学解剖系年轻的科学家雷蒙·达特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件头盖骨化石，这是在南非金伯利金矿附近的汤恩小镇发现的。打开木质包装盒的那一刻，雷蒙兴奋得不能自己！凭借专业素养和敏锐嗅觉，雷蒙看出来，自己手中捧着的绝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生物化石，因为它“是狒狒大脑的三倍大小，也比成年猩猩的大脑大得多。”雷蒙预感到，这将成为人类进化学

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如果不是彼此守望相助，怎么能一路前行？不管我们走出多远，都需要记住祖先这种守望相助、团结前行的精神。和平才有发展，历史需要发展！

领域的重大发现，而且必将载入史册。

经过足足三个月时间，雷蒙才将覆盖在化石表面的岩层剔除清理干净，在当年圣诞节前两天，让这一神秘发现重见天日。雷蒙事后回忆道：“1924年的圣诞节，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位父母像我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那么自豪。”

被雷蒙称作“孩子”的这块化石，可要比他本人年长得。这块后来被命名为“汤恩幼儿”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至少已经200万年。我们此行所探访的南非“人类摇篮”，在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汤恩幼儿”等举世闻名的代表作功不可没。

除了“汤恩幼儿”，这里出土的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至少还有两项：一是1997年出土、距今约330万年的南方古猿“小脚”化石。它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先祖骨架。二是1947年出土的“普莱斯夫人”头骨化石，距今260万年至280万年。它是首例完整的成年南方古猿非洲种头骨化石。

眼前陈列着的各类化石复制品，述说着人类先祖的演变进程：从早期猿人到晚期猿人，再从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从直立行走使用工具，从钻木取火再到开始创作岩画……今日的我们肤色、民族、文化、信仰各不相同，但人类毕竟拥有共同的祖先。如果不是彼此守望相助，“老祖宗”们怎么能一路前行？人类发展的历史没有在“摇篮”止步，但是，不管我们走出多远，都需要记住我们祖先这种守望相助、团结前行的精神。和平才有发展，历史需要发展！



## 玄秘的 小吴哥

□ 陈丹苗

关于吴哥的建造前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后人只能从古印度神话故事中，窥探当时如何建造和规划一个新城市



图为吴哥寺远眺。

陈丹苗摄

如今的吴哥寺人们喜欢叫它为“小吴哥”。相对于大吴哥的城市而言，它是“城中之城”，是世界各地观光客造访的热门景点。因为它的结构、比例、均衡和雕塑上的完美，成为了世界上完美的古迹之一。同时，它也与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千佛坛并称为东方四大奇观，而它跟金字塔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玄秘，迄今无法解释。

高棉民间传说认为，吴哥的寺庙和金字塔都是由天神的建筑师“维斯瓦卡纳”所建。我开始对这个同时被叫做“小吴哥”的地方不以为然，可是旦走进去，靠近它触摸它嗅到它的气息之后，我不由脱口而出：这才是真正的吴哥窟！

从西面走向吴哥寺，人们很容易被眼前空间的伟大所震撼。沿着宽阔笔直的石板大道，人们远远就被巍峨耸立的寺塔所吸引，一股精神的力量在无形地牵引着人前行，敬畏而又谦卑地越来越靠近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神殿。经过一道又一道石阶、门槛、通道、长廊，在迷宫一样的内墙外间徘徊，看着已经被严重风化、崩塌损坏了的一砖一石，你会感叹起从前帝王的威严，抑或感叹岁月剥蚀的残酷？

大举建造庞大的陵墓（高棉人俗称的“葬庙”），是苏利耶跋摩二世当年的伟大举措之一。在统治期间，他不惜倾国力为自己建造吴哥寺，也就是自己的陵墓。吴哥王朝历代君王生前都要为自己修建一座陵墓。这个习俗起源于闍耶跋摩二世。然而，建造吴哥寺前后历时八九十年才完成，也就是说，苏利耶跋摩二世国王自己根本没有能够等到那一天就去世了。直到他死后50年，闍耶跋摩七世在位的1201年，苏利耶跋摩二世才得以被安葬在神殿里。

很多柬埔寨人至今相信，吴哥寺曾经发现的大量金银、宝石等宝贝被运到海外去了。不过，据法国人在后来挖掘调查的文献记载中显示，从中央殿正堂下方30多米处，出土了直径大约30厘米的金盘，是镇殿之物，为供奉镇地的土地神或地灵而埋在地下的供品，并非人们传说的金银财宝。

苏利耶跋摩二世于公元1150年前后去世时，他的王国已经因为过度扩张和国力衰竭而岌岌可危。其中一个原因是，吴哥城不计沉重的建筑负担。因为吴哥寺，后人只记住了这位人称“太阳王”的国王，而几乎淡忘了他当年神勇善战、开拓疆土的伟业。

印度教崇拜东方，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吉祥的方向，象征着光明和幸福，所以其建筑都是面向东方的。吴哥寺却一反常规，采取坐东朝西，西城门为正门。为何会有这样大胆的决定呢？不得而知又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陵墓，而不是寺庙，故此朝向日落的方向；也有人说，它的东边是暹粒河，很难有举行仪式的广场等等。

事实上，关于吴哥的建造前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后人只能从古印度神话故事中，窥探当时婆罗门如何建造和规划一个新城市。这是一个关于英雄黑天带领雅度人建多门城的故事。

相信，雅度人在高大的帐篷里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们举行了规定的沐浴仪式，向神仙祈祷和贡献祭品，然后就动手干起来。一开始，酋长们标出地界，画出建筑要塞的地盘，用绳子量出了笔直而宽阔的街道，标出房屋、宫殿、庙宇、市场、作坊和马厩等等，然后工人们就干起来。根据黑天的请求，上天的建筑师毗湿奴前来支援，帮助他们将各个街道与各个广场连接起来，并用树林、水池和花园来点缀这座城市。

## 追寻法显的足迹

□ 丁方



在公元五世纪的中国，有一位65岁的老人，以只身西行求法的朝圣之旅，行程近五万公里，他就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高僧——法显。

公元399年春天，途经花甲高龄的法显从长安出发，过河西走廊，出阳关，涉戈壁，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跨帕米尔高原，先后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周游北、东、中印度，参礼佛迹、寻找经律，并从海路经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最后漂流到青岛崂山登陆返乡，历经当时30国，首尾共计15年。与他同行者先后增加到11人，死的死、留的留，不少人中途折返，最后惟他一人完成壮举。他的行迹不但远超西晋朱士行、东晋支法领，即使中华最远行者西汉张骞、东汉甘英也叹之弗如。纵观东方历史，以如此高龄水陆两栖兼行，勘踏陆地、海上丝绸之路，法显为第一人。

法显堪比《山海经》《昆仑神话》中那些伟大英雄，他以

这位中国僧人在朝圣之旅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将自己对佛陀的虔诚之心与个人坚持不懈的巨人品质传播到了世界

个人生命能量复制远古时代翻山越岭、征服艰险的精神，将中华民族上古迁徙史浓缩为一个中古神话版本，独立完成了“一个人的山海经”。他在东方历史上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西行求法的“创辟荒途”者，“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从信史角度来看，法显亦是中西交流的开宗之人。公元413年9月17日，79岁的法显回到故乡土地，他首先在彭城（徐州）建立了第一座印度风格的佛教寺院，同时促成犍陀罗佛像达成“褒衣博带”“薄衣透体”的风格转换；在译经方面，法显历经千难万险带回中国的六部佛教哲学经典，全部译为中文，首创了中国人不靠第三者转译而直接将梵文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优秀文

化的强大包容力与转换力。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首次提出，要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新的行动纲领。这“五个之路”指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大舞台和国际关系演进大格局上谋划人类和平发展，推动全球人文交流，促进人类发展，实现文明融合与创新。

这位中国僧人在朝圣之旅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将自己对佛陀的虔诚之心与个人坚持不懈的巨人品质传播到了世界。它作为中华民族血脉气质深处大写的精神之塔，如圣湖玛旁雍错般纯洁清澈，如神山冈仁波齐般亘古永恒。（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

□ 陈颐

## 探访“国王的马厩”



伊斯梅尔君主驰骋疆场打下江山，这些战马立下了赫赫战功。我站在空无

一马的“国王的马厩”内，空旷的大厅仿佛回响着战马嘶鸣，荡气回肠……

讨，曾收复了被英国人占领的丹吉尔、被西班牙人占领的休达、阿希拉等，还统一了摩洛哥，并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因此被称为摩洛哥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伊斯梅尔君主之所以能如此所向披靡，靠的是一支几乎全部由黑人奴隶组成的15万人的“黑色禁卫军”。原来黑色的源头在这里。

当诺德先生从艳阳中带我们走进梅克内斯壮观的“皇家粮仓”，我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惊呆了。如宫殿般的石头大厅紧密相连，每个大厅都有高高的穹顶和高大的拱门。这座建于17世纪的粮仓保持着屋顶原样，只是把用石头和黏土夯的墙进行了加固和保护。屋顶留下黑色痕迹，每一道印记都像一双眼睛，保护着粮仓的安全，见证着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谁吃这么多粮食呢？诺德先生的回答更是令人惊奇：“这些大厅是为上万匹阿拉伯马储藏饲料的粮仓，最多时贮存的草料，足够这些战马吃15年。粮仓里终年保持在15℃恒温。现在每年3月，梅克内斯举办节庆月时，这个场地还会用来办演唱会、展览和电影播映。”

我想起在大粮仓外面见到的深4米的水塘。诺德先生介绍说，在非洲缺水的地方，那个水塘储蓄的是“战备水”，用于当年为全部马匹保存一年可用的饮水。

更令人惊叹的是粮仓外辉煌的巨大马厩。这是伊斯梅尔君主特殊的爱好——嗜马如命。为此，他亲自参与设计并下令修建了这个堪比皇宫、超级豪华的大型马厩。

诺德先生说，在鼎盛时期，这个马厩里曾同时饲养着

15000匹马。目前这个举世无双的“国王的马厩”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古迹。但非常遗憾的是，马厩主建筑已在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中损毁，目前在庭院中仅遗留几十排拱门和石柱。

阿拉伯马身材小，骁勇善战。伊斯梅尔君主驰骋疆场打下江山，这些战马立下了赫赫战功。我站在空无一马的“国王的马厩”内，空旷的大厅仿佛回响着战马嘶鸣，荡气回肠……



图为“国王的马厩”遗址。

陈颐摄